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七・史部・正史類

晉書斠注一百三十卷(卷八十一至卷一百三十) 吳士鑑 劉承幹撰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 [清]畢沅撰

六五九

2291/07

晉書斠注卷八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上

列傳第五十三

烏程劉承幹

同注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王隱晉書曰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爲郡所轉魏興產以還官也書鈔七十五引王書誤作上谷漢太守魏興王遜案廣漢於益州爲近郡故下文云使於郡使之鎮若魏興則相

音釋附注卷八十二

雷峰註卷八十一

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
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
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旣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
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華陽國
日強濟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字允剛郪人又卷四曰太
康三年罷益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
鎮南中太安元年復置益州統牂柯益州朱提合七郡
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二年于陵承謀反
奉建益太守巴西馬恢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
出軍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沒
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
柯牛亦爲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疾力固孤城
病篤不能戰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
莫至教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游

魏兵穀旣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愛乞請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積四年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獎勵戰討食糧已盡人但樵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謚正成侯案鄆屬廣漢郡而又錯出天水李毅誤也讀史舉正曰案通鑑毅卒在光熙元年明年永嘉元年毛孟詣京師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宣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華陽國志四曰交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宣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案本傳上文永嘉四年毛孟詣京師始以遜爲宣州刺史此言元年受除四年乃至與史政異外逼李孟詣京師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宣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遜舉董聯爲刺史事覺寔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寔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竝誅之華陽國志四曰遜舉建寔董敏爲秀才郡久無殺悅悅弟秦城長周昺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渾昔爲建寔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惶懼書鈔七十二晉中興書王遜傳曰王遜爲宣州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尤之曰何先清而後獨也案董聯與董敏必有一誤傳作混華陽志作渾亦有一誤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寔士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

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

中縣公

華陽國志四曰時荒亂後倉無貯粟眾無一旅官民虛弱繩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微厭亂漸亦近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備作夷此遂計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

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太興四年遜發病薨案華陽志作平西

安南將軍益州刺史褒中伯與傳異遜以地勢形便上

分牂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

分永昌爲梁水郡

案地理志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平夷郡不言南廣梁水宋州郡志

南廣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

立皆與傳異詳地理志注明帝紀太寧二年已有梁水

太守爨亮則置郡必非在成帝時本傳云太寧末表以

零陵太守尹奉爲益州徵遜子堅還朝其時遜已早卒

益可證梁水置郡確非成帝時矣蓋遜先分永昌置此

郡至成帝時又益以興古之地耳宋州郡志又有西平

郡

戰于堂琅大破驪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

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

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

華陽國志四曰遜

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溫

水太守董僅保興古盤南以叛雄遣叔父驪破越巂

安州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驪於堂鄉縣違遜指授雖

大破之驪不獲水經若水注日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驪

等侵越巂攻臺登縣甯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

戰于堂琅驪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

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恰裂而卒案本傳此

事未載年月帝紀繫於太寧元年與鄒注作二年吳

堂琅爲堂琅之異文非誤字姚崇當是姚岳之誤明

帝紀李雄載記遜

亦均作姚岳

遜在州十四年晉書校文四曰華陽國志編中遜於永嘉四年志

到州大興四年病卒是在位僅十二年傳言遜以姚岳

不窮追李驪盛怒致卒故國志觀韓李驪蠻螺川之敗

也

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

在大興三年與遜之卒本非一時知傳言遜怒甚髮上

冲冠冠爲之裂中夜卒數語不特形容過甚亦本無其

事

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蔡宣師此作士宣

蔡豹字士宣

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蔡宣師此作士宣

晉人避諱字改爲士而又誤倒作士宣

水郡領縣五梁水騰又改益州郡爲晉益郡事皆施行

按水經注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于梁水縣據此則

蜀時已有此郡又曰南廣郡領縣三南廣晉昌常遷梁

休西隨丹波鐸封

先是越巂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

作朱提與傳異

李雄遣李驪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

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

爲越巂太守

華陽國志十二日西夷校尉李釗字世康毅子又卷四日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

雄後驪等又渡瀘水寇益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

蔡豹

在大興三年與遜之卒本非一時知傳言遜怒甚髮上冲冠冠爲之裂中夜卒數語不特形容過甚亦本無其事

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蔡宣師此作士宣

蔡豹字士宣

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蔡宣師此作士宣

晉人避諱字改爲士而又誤倒作士宣

水郡領縣五梁水騰又改益州郡爲晉益郡事皆施行

按水經注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于梁水縣據此則

蜀時已有此郡又曰南廣晉昌常遷梁

休西隨丹波鐸封

先是越巂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

作朱提與傳異

李雄遣李驪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

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

爲越巂太守

華陽國志十二日西夷校尉李釗字世康毅子又卷四日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

雄後驪等又渡瀘水寇益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

祖暉魏尙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

清河太守案地理志有安平國無長樂郡石勒載記亦有長樂太守程退魏晉書地形志長樂郡漢置

信都郡安帝改曰安平晉改長樂是晉有長樂郡當爲太康後所改置故地理志不載避亂南渡

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

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

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

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東晉彊域志

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晉書校文四曰此侯史光之孫也光傳

作施馳據徵徐龕傳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

寒龕將于蘖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

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

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

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鷺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懼頓兵

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

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

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

納勑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竝疑憚不相聽從互

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尙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

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

土俗一人守阤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

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宝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

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

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

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城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

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

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

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效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

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轄

重於檀丘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二曰檀城在兗州府東北地理志瑕邱有檀城古灌檀也又地記云

有檀邱下縣東南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謝罪

北中郎王舒止之十七史商榷五十曰胡寇方至使君

且當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

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

卒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

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士內撫將士外懷諸眾甚

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

常侍兗州刺史高陽侯殷浩北伐使裔率眾出彭城

卒於軍案蔡裔附殷浩傳寥寥數語不詳官閭宜以此

矣此修史之疏也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充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龜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龜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啟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大妃外屬特免死刑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許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季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眾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今將軍杖精銳之眾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竊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文選百辟勸進今上作民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遺之旣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

文選百辟勸進今上作晉中興書抗

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李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

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腳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卒眾而下留胤等守溢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

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

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肩以侈汰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肩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聲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肩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覽御七百四語林曰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至其載看之劉肩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允好貽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襄皆珍玩正與胡父諾賈有司奏免肩官案御覽三十三三十國春秋日江州刺史允自武昌以一疾微爲右將軍與本傳云免官異書始下而肩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尙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周家祿校勘記曰
下脫族子伊三字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晉書校文四日據祖述傳平雅言號係劉演所署非由自假各據一城眾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日方輿紀要蘆洲在寶應縣東十三里東晉初祖逖軍於蘆洲或以爲卽此處誤也案今蘆洲在射陽故城西五十七里在晉爲射陽境中晉書桓宣傳祖逖出屯蘆洲逃爲豫州刺史蘆洲自不在射陽案傳文州當作洲

晉書卷六十一

九

晉書卷六十二

十

遣參軍殷乂詣平雅父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此在元帝未即位以前帝以鎮東大將軍領揚州刺史故稱逖將軍也其後以京都所在刺史不加征東鎮東之以卿而東府之名猶存故揚州治所稱東府城也

烏合之眾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遣雅還撫其眾雅僉謂前數罵辱晉書校文四日雅字衍文御覽十三引雅言僉謂前數辱罵無雅字雅復閉城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効力以討之而與峻

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厯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讀史方輿紀要五十曰馬頭山在商城縣南五十里值祖煥欲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眾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於武昌戎復爲劉裕參軍郭默害裕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訥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

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訥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成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東晉疆域志曰義成郡沈志晉孝武立治襄陽按晉哀帝興寧二年以桓豁監荊州及揚州之義成桓沖傳督揚州之義成新野二郡今攷豁及與沖所督之義成即陶侃僑立於襄陽者其僑置之地在荊州其人戶則屬揚州也圖經義成廢郡在光化縣西北領僑縣四義成下蔡平阿萬年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

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穢於隴畝十餘年閒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眾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梁雍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周家祿校勘記曰康帝紀作竟陵公疑進爵爲公而傳脫不書也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熙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水經河水又逕峴山東注云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又有桓宣碑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御覽二百五十六引晉書作湛隱有武幹中興書作湛隱有武幹標

悟簡率

晉陽秋正篇引續

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

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苟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

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

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

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

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珍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

御覽六百九十三引王隱晉書表作裏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

世說方正篇注續晉陽秋曰伊少有才藝

晉書卷十一

三

晉書卷十一

十四

又善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世說輕詆篇注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察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御覽一百九十四郡國志曰柯亭一名千秋亭又名高遷亭會稽記曰漢議郎蔡邕避難宿於此亭仰觀椽竹知有奇響因取爲笛果有異聲又九百六十

二文士傳曰蔡邕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爲籥取用果有異聲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

本傳作野王異推類聚引語林亦作野王與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

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

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御覽二百五十六引晉中興書作伊隨宜拯甚得南土清和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寰字記一百六日桓伊家晉護軍將軍江州刺史家在洪州南一十六里石闕存焉俯在道側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邇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劉弘傳有張昌逃於下雋山弘遣軍討斬之與此傳不合或弘所遣之軍卽伺故傳云然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計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灘陽縣而貫焉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六日灘陽城在漢陽府北四十里亦安陸縣地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書鈔一百十八引王隱晉書作陶侃爲江夏郡守陳敏大舉爲逆以朱伺爲習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晉書校文四曰御覽王頡引晉書作右甄陶侃傳時侃以兄子輿爲左甄則伺非左甄甚明據江口鈔一百十八引王隱晉書據上有逕字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書鈔一百十八引王隱晉書曰伺水軍徒河口與賊水城相搏伺左右二人上弩敏恢旣平伺以給伺續鋒相射箭無空發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白衛癸巳存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胄則不見其面是古胄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伺用鐵面白衛則連於胄而爲鐵面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御覽百三十一引王隱晉書作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於水五引王隱晉書作以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船上岸

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脰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御覽四百三十五引王隱晉書作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便崩退投水死者百數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眾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

晉書卷六十一

七

殺牛飲血聞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襄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庾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庾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濱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庾旣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眾將擊之攀等懼誘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庾因斬之降軌等庾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

鎮揚口壘東晉疆域志曰竟陵縣有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庾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眾心欲誘引官

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庾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庾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

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

攻

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

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際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

船

械伺旣入賊舉鋌摘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

晉書卷六十一

六

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攀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餽山讀史方輿紀要七十縣南十里山形如餽亦名餽山在漢川六日小別山時王庾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餽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餽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

德祖

周

穆之

目錄

孫

璩

當作穆之子

璩在安之上

毛寶字碩真滎陽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

懷疑不從

晉書校文四曰
征西下脫大字

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

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

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眾克在和不聞有

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

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

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

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

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餉祖約約遣司馬桓

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

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

晉書卷六十一

九

其勳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

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

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

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眾以宣本是約黨

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

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

微轂使人踢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

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

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

讀史方輿紀要十九日東

關在廬州府無爲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東北距和

州含山縣七十里其地有馬須水水口卽東關也尋召

李農農見季龍載記也

帝紀

作李農

此菟字疑誤

張洛渡三萬騎攻邾城

案成

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眾南還寶謂嶠曰

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

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

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

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

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

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

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

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

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

晉書卷六十一

十

邢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勦寶曰君若健將何

不入勦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

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

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十駕齋養新餘錄曰案討

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

默

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

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

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

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

水經江水注峻作俊

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

晉書校文四曰

帝紀作李農此菟字疑誤

水經江水注作張格度卽一人也。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類聚五十八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灌作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御覽四百七十九續

晉書卷之二十一

王

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色白，可愛。其使者取持歸，著金中養之，日漸大，近及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水中，視其游去後，邾城遭石虎敗，寶弃豫州既赴江，莫不沈溺，所養龜人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入水中，竟如墮一石上水哉？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先養白龜，甲已長六七尺，既送至東岸，寶二子穆出頭視之，徐游而去。中江猶還顧者數四焉。

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端，后諱，故行字。後又以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爲建武將軍，守襄陽。庚翼傳作以方之爲義城太守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

大將于瓊、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彬、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曰：穆帝紀作揚武，按下云升平初遷督宜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可知。先是除揚武後進揚威，此當作揚武爲是。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尙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宜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宜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三百餘里，引汝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案惠帝紀光熙元年九月進封東燕公，騰爵爲東燕王。其後地沒於石勒故地理志云：石季龍分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至是桓溫平洛，蓋復置東燕郡，以穆之爲太守也。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厯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

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眾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
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
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梁州三郡謂巴西梓潼宕渠也見殷仲堪傳以子球爲梓潼太守
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
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
璩球璠瑾瑗最知名

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
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尋轉安子
珍征虜司馬晉書校文四日攷珍傳時珍爲輔國將軍其爲征虜則在安卒後此處征虜字當作

輔國淮肥之役苻堅逆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益州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驥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鉉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乃於東西兩山築城置主將防衛之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立

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异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眾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卽授上流之任初璩弟益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旣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約之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之衍文述羅述也

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周家祿校勘記曰桓玄傳作屯夷陵爲是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益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

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卒兄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任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譙縱傳曰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日晉末毛璩使縱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乃逼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讀史方輿紀要七十日略城在鹽亭縣西南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僰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

晉書卷第十一

三

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璩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於魏宋書本傳曰修之字敬文爲鎮軍諮議右將軍龍驤將軍衛軍司馬南郡太守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安西司馬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年死于虜中子元矯歷宛陵江來溧陽令南史本傳曰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卽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弁力悚因勦滅魏書司馬徽傳曰徐衆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詳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數百人遷右衛將軍御覽二百三十七引晉中興書作左衛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遂適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腳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邃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廿二史劄記曰德祖爲宋功臣宋書已立傳唐修晉書自不必以宋臣附晉臣之內乃竇傳後又敘德祖事甚詳蓋本毛氏家傳鈔入之而未及刪節也案宋書索虜傳毛德祖榮陽南武陽

人德祖爲寶宗人本書寶傳云榮陽陽武人地埋志陽武屬榮陽南武陽則屬泰山郡宋書誤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

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

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榮陽扶

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

州刺史

東晉疆域志曰東秦州爲遙立州郡胡三省云德祖所領卽東秦州凡領郡可考者二天水南安裕留

一字少第二子義眞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

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

東晉疆域志曰北雍州爲遙立州郡凡領郡可考者

七京兆

馮翊扶風咸陽始平東安定

新平是時劉裕未得天水蓋遙領也

從義眞還裕以德

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

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

勢格讀書雜識曰宋書索虧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

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

榮陽太守將軍如故今數之只六郡

冠軍將軍榮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

魏書太宗紀作觀陽

伯毛德祖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

戊武牢爲魏所沒水經河水注

四曰河水南對王門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并深四十丈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元和郡縣圖志五日至宋武帝北平關洛置司

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并深四十丈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元和郡縣圖志五日至宋武帝北平關洛置司

來流注之注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也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楊尹

十日不克城中傷者無血知其乏水潛作地道其穴猶存德祖次弟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

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卒壯士陷堅摧鋒

御覽三百三十五晉中興書曰遐自爲塢主攻抄日至無時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銳

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

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閒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